拾柒 四十四之四十六

顏氏家訓

新論

中說

增定別解卷四十四

顔氏家訓

顔之推 北齊

勉學

文章

名實

省事

增定別解卷四十四

顏氏家訓

勉學

顏之推 北齊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

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曰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

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
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
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
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
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
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
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能識人
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修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

自美其鑛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為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衆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蹄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型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　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

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户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梲豎也；問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

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

葉紹泰曰、紈袴子弟。性不耐學。惟閉門豢食。可幸無罪。既不自揣。乃欲擊牛釃酒。招延聲譽。求益反損。詒癡符之誚。所以為千古詬詈也。然近世舉子。多有碩人荅菜。假手賦詩者。十售八九矣。奈何使我國家為齊梁之俗乎。

文章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

顏之推

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

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麁疎繁欽性無簡格劉禎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淩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

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傷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

調爲未。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棄紹泰曰北齊在魏晉綺麗之餘。而顏氏能推本經術。芟刋浮豔。時人輕險之習。可以回矣。

名實

顏之推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

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葉紹泰曰士競好名○初亦易致久漸形露○一敗不贖○伯石讓卿○王莽辭政○自以巧密○奸狀具矣○巧偽不若拙誠○知言哉○

省事　顏之推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之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之所為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慚，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

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得利必以利治徽渠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瘳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辠甘心瞑目至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

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如有逆亂之行得辠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

葉紹泰曰要知類黃門不是拘畏苟全之士親友危難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至以濡舟廣柳自期待俠也進乎義矣予竊有意其人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貴中[illegible]月有其也進乎義矣乎審有意其

[illegible]是四[illegible]欲有黃門不是物學皆全之士○識友○先謙○漢財己乃○

又[illegible]可[illegible]仁[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謂

若[illegible]○[illegible]之○後○世間○藏○城格未之信○俗言於勝勝

[illegible]又不是節何○讀矣之也矣○[illegible]己○力當無所名○諸情生國

[illegible]其[illegible]難[illegible]之[illegible]米[illegible]之[illegible]

增定別解卷四十五

新論

劉晝 北齊

清神

去情

崇學

辯樂

心隱

通塞

遺才

傷診

慎隟

貴速

禍福

激通

增定別觧卷四十五

劉子新論

清神

北齊 劉晝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而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人不炤於爍金而炤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繇此觀之神炤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

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衰一樂◎猶奪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接◯搖◯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葉紹泰曰◎虛室生白◎吉祥至止◎是理神全形切實之喻◎其旨本於蒙莊◎然與吾儒甚近◎

去情

劉晝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繇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謀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為德身膺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為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何者挾利以為己而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鶘讐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不如閑局全封何者有心之

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炤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舟觸己○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為名尸○不為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孫浣思曰○人非木石○安能去情○所謂遣情接物者○只是大公無我○

因物付物使觸境圓通矣

崇學

劉晝

夫蠒繰以為絲○織為縑紈○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為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蠒之不繰○則素絲蠹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慧發矣○吳○簳○質○勁○非○筈○羽○而○不○美○越○紉○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沿淺以及深○披闇而覩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以況濫善也○

故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

不見其長疊歲而大𥁞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析懸巖滴溜終能穿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穿者積漸之所成也　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彌卒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葉紹泰曰學義最廣若談玄說奧雖累千百紙難盡通篇另作譬之喻未却引孔子諸人一證更自剴切

辯樂

劉晝

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繙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廉均。是以感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先王閑五聲。播八音。非苟欲愉心娛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音

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繇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焦殺嘽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鄭衛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泯顒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琴慷慨嘆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為琴若此豈非樂乎

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非為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

是以悲為樂也。若以悲為樂。亦何樂之有哉。

桀紂泰曰樂者樂也。若以悲為樂。亦何樂之有。識浮源流。失正宮

商。與雲韶英咸何異。傾城靡嫚。惟不能理性和情。故縱情淫泆

悽愴憤厲。哀思之聲耳。孔昭可謂探本之論。

心隱

劉晝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必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而行慢。性懁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者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目在乎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昭焉。昭之於外。不可而僞。內者也。而僞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昭焉。內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

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在心。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葶藶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

葉紹泰曰。國僑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范蔚宗亦云。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合此讀之。尚覺太行孟門之坦易也。

通塞　　　　劉晝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遘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會屈不專庸騃何者否泰繫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壅遇及於伸才壅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勢苟就壅則口耳聾瞽遇必屬通則聲眺俱明

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怛言為毛礫行成狂猬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嘆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駃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

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勝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或合縱於六國之內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容彩光煥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為世則紫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鴻之泛長波沛若吞舟之飈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驪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變之與通也

葉紹泰曰吾恭有命屈伸在遇古來聖賢豪傑有才德而貧賤者多矣其塞也影銷貌悴其通也煥發神開通塞既殊新故頓異命遇使然不足為怪然翟公署門之情長卿賦琴之態已大見

於此矣

○適才　　劉晝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制以為裘鬱若慶雲皎如荊玉此毳衣之美也麤管蒻蒯編以蓑笠葉微疎縈黯若朽壤此卉服之惡也裘蓑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承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噓噢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噓噢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殿庭也鳴珮趨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治攘袂鼓肘瞋目震呼非不如溫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

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嗷吹噴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簪師儀儒之美蛇啣之珠百代之傳璧以之彈鵲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鉤鐮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悉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愚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不功也長頸者使之蹋鍤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歌之士雞鳴之客者

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虐因禁之
辱也若使雞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
關莫若雞鳴欲隆霸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
殊至於達理排難其一揆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卻齊軍雖
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
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騁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懾而逃
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殘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國興利除
害矧乃明智驍才其為大盜豈可棄邪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美
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以夫

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咏。以為美談矣。況人之有善而可棄乎。
夫楩柏之斷也。大者為之棟梁。小者為之椽桷。直者中繩。曲者中鉤。
隨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
斤。故無棄材。賢能人物交泰。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
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之謂也。

章士斐曰。因事施用。仍便効才。此與子厚傳梓人何異。弟子厚尋

責禍曰。此則以至微之事。統論至大之理。可謂曲盡器使之道
矣。委任群職。來以坐享成功。有旨哉。

傷讒

劉晝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情美以成物為恒情妬以傷人為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為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為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寡而讒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泣素絲楊朱所以泣岐路以其變為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與讒言於青蠅譬利口於刃劒者以其點素成緇刀劒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頸鎩

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羣畏之。漁之吻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惎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菲之辭作。故揚蛾眉者。為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為讒邪之所嫉。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其撾婦翁。此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悖情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讎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獸惡其網。人惡其上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

而不發明者水霧藪之也蘭孫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但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誘鄰貴雙臧讒諂添弊一至於斯

嗚呼後代之君子可不慎諸也

石不散明若水霧藏之也隱隱然沉林風害之質於紙上讀之然之

慎隟

劉晝

過者怨之府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可悔。其成也不可防。防怨不容而禍害臻焉。故登峭坂而不跌墜者。慎於大也。跨阜垤而好顛蹷者。輕於小也。苟軌其步。雖履險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蹎躓。智者識輕小之為害。故慎微細之危患。每畏輕微。懍懍焉若朽索之馭陸馬也。鴻毳性輕。積之沉舟。繒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隤。必因其隟。劍之毀折。皆繇於蠹。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

也微於隙壘及其為害大於墻鈫禍之所傷甚於邑室將防其萌急
於未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
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顯推禍之所延非
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讐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
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卷水摩尒而人血脈不為之傷隙穴之風輕
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小而成患者大風
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
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還英達之士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
不為讐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鬬鷄亡身齊

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忽怠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殺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代之闕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隣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韋士裴曰利害比隣禍福倚伏只因小處不慎以至釀成大患乎耽愚者徒味之甘陷耽昏而不悔者終莫識其福害之所繇來也劉子可謂救弊悠矣

[illegible]

一月古者以○小寓易殺之言以其[illegible]大[illegible]

策以羨緩殺圖者以轉殺細態慾樹福議以酒會遊談之戕殺[illegible]

貴速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決謀或同，遲緩為下。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為貴；智能决謀，以疾為奇也。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捷矣。疾今焚燃燎室，則飛馳灌之；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燎飈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知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讎而棲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

謀不斯須而讐德而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鼂錯之穴壖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䟽曰力貴疾智貴卒此之謂也

葉經春曰才智俱貴速而智速則才未有不副者智其体才其用也体用兼備方可以應天下之務若吳起諸人恃小才小智耳然已見一班矣

禍福

劉晝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吉，祥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之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以見不祥而脩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不為善，即祥還成妖矣。昔武丁之

時亳有桑穀共生於朝。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脩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内。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福轉為禍。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儉誠其身。妖見不為戚。逾脩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章士斐曰。機祥禍福。原不足為憑準。惟盡人事。則天心順應。集轂

崔鷟聊以試人主耳。妖不勝德。吉反成凶。書之黼座。足杜僥倖之口。

激通

劉晝

登峻嶺者。則欲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為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己類出羇旅之氓。決命。必在忝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柟鬱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痾。以銜明月之珠。鳥飛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斯皆仍通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飇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拔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

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無親友之蔑，必不甘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恥，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渡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觀其數賢，皆因窘而奮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峰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越下，駑馬之步也；騰崤登危，飛騰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葉絡泰回，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聖賢豪傑，大半多從此處過來風

不激不謊，亦不激不湧人；不激不成，是以不貴易而貴難不貴

平而貴險也可與子輿氏舜發畎畝中參看○

[illegible]之別解卷四十六

中說

王通 隋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問易篇

立命篇

增定別解卷四十六

文中子中說

王道篇

王　通　隋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

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

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複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

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子曰化至九変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変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董常房元齡賈瓊問

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礼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閩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葉紹泰曰、法言擬論語○僅效其辭耳○此直繞宣尼口吻○是使吾門有陽虎也○王道難行○通豈行王道者與○至以董常疊死○遂比顏淵尤堪捧腹○予謂此薛收姚義等所為○道即妄○不至是也

天地篇

王　通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

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
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
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子觀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
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
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叔恬曰
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
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文中
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而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

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闊不可格於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於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寧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寧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

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
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
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
其思苦其言艱

葉縣秦曰文中子值隋之末造表章六經學者翕然從之亦一代
之儒也觀其室不絕酒大有逸致狠門人輩標榜太過耳

事君篇　王通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見守牧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繇也已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

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天下相安乎及

其変也勞而散其人盡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
其人慕而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還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
羔然失望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
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
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
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
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
帝制衰矣子之言應而不唱上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
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

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内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葉繼泰曰古今文行自當分別論之通所評謝靈運等其文則然其行未嘗也至謂陳思王以天下讓誕妄尤甚思王自是李宕之士感歎一賦千古名教罪人未知敬兄奚讓國之有乎

問易篇　　王通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于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三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嘆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文中子曰。晉而下何

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予謂太和之政近雜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鞠瀾縱風止燎爾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誕矣是故惡夫異端者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兔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

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桀紹泰曰天下方亂退脩六經以俟能者君子窮而在下寳道遠害莫善於此仲淹未審於易學何似然閔遼東之敗賊兎爰而退亦近得其意矣

立命篇

王通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
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
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
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慮盡
矣帝肖其山其將何辭以對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
歉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
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
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

鹿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莚地之心焉五栁先生傳則幾於閑闕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观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

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牧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牧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牧退而學易。

葉紹泰曰。按中說所載。房杜李魏。皆出仲淹之門。亦極盛矣。而王氏續經。析而不振。王氏諸孫。痛其將絕。且曰同志淪殂。帝閣悠邈。以房魏功名如此。而不能揚師之善。可為浩嘆。讀立命篇。知

仲淹原無事人知。嗚呼、士貴能自不朽。門生即將相。曷足伏乎。